

桂雨文库

青春梦回

章轲 著

时尚情感

小说家眼中的

人生新视角

直面世俗

体验真实

大众文艺出版社

小说家眼中的时尚情感

青春梦回

GUI YU WEN KU

章轲 著

章轲，生于临海，长于金华，就读于北京，工作于杭州。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和长中短篇电视剧多部，在海内外获多种奖项。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梦回/章柯著—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8

(2006.1 重印)

(桂雨文库/王连生主编)

ISBN 7-80171-544-6

I. 桂… II. 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755 号

桂雨文库

王连生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香河县鑫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 字数 2339 千字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ISBN 7-80171-544-6/I.365

总定价:292.00(全十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010-64062964



桂雨年年看杭州

——《桂雨文库》总序

叶文玲

走过了千山万水，到头来觉得天下最可爱的地方，还是杭州；看遍了风花雪月，至今最让我醉心的时令，是杭州的秋天。

我喜欢秋天的杭州，是因为她城里城外满眼的浓绿，抬眼望山，山是层次有致的水墨，低头看湖，湖是幽幽可人的画图。当你尽情品味着青山绿水的无尽诗韵时，更有一脉脉一缕缕的清气花香，一阵阵沁人肺腑，这沁人肺腑的花香，就来自满陇满城的桂花树。

杭州桂花，不光开在早有名声的满觉陇，秋天的杭州，从农历八月起，真正是遍地桂花遍地香，当桂花被确定为市花以后，就越发恣意汪洋地遍布全城全市。山脚也好，水边也好，无论公园苗圃，百姓庭院，但凡三尺见土的地方，总有它们的踪影。有幸得住杭州的人家，不消说四时八节有花事可赏，但等秋光乍泄金风徐来之日，光那满城满陇的桂香，就足可使人无比陶醉的了。

人都知花无百日红，再烂漫的花事也有消停之时。于是，爱花惜花的人，便在秋高气爽的时日呼朋唤友地出游，有桂花树的人家，也总是在桂香初飘之际，便早早支起了大大小小的花架帐篷。于是，年年的金风送爽时刻，闻香访桂便是此间最宜人的风光，也成了杭州人最可意的赏心乐事。于是，年年月月的这个季

节，我也总会挑个好日子，携家带小，拣个桂香幽幽的去处，悠悠地走上一圈，让那浓浓淡淡的桂香，紧一阵密一阵的送入鼻端，听凭那一颗颗碎钻石似的小小花蕾，在徐徐的秋风里，疏一阵密一阵，飘飘摇摇落个满肩满身。怀一种闲适心情来，染一身幽香去，此时此刻，世俗尘虑莫名烦恼全都抛之脑后，人和自然取得了最和谐的亲密，桂香花雨予人的惬意，也仿佛达到了极致。

一个诗意充盈的好地方，若是光有大自然赋予的好景致，总还少了点什么，而人文景观，便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生动的补缀。

杭州的人文景观，从古到今，洋洋洒洒，千年风流，当然是一篇小文断难说道得尽的。我这里就小见大，说的是当今杭州的作家和有幸得住杭州的作家。有道是名士幸得名山，胜友斯成胜会。得自天下第一的自然条件，杭州作家自是比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多了几分山水灵气。他们的深谙书山三昧，更得人生真谛，物无象，兴有余，他们感悟生命，感悟自然，积聚心中的，是社会人生的一种责任，流泻笔尖的，是年年月月的锦绣华章。于是，年年月月过去，这些感悟厚一本薄一本积聚起来，汇成了一道道人生风景，于是，作为同行同道的我，也总会时不时的收到杭州文友们源源赠寄的佳作。作家此时的心情，就像农民收割庄稼一样，手里是沉甸甸的收获，心里是醉醺醺的喜悦。

杭州作家们常常在丹桂飘香的季节，将这一年积聚的作品汇编成册，得自天然启发，《桂雨文库》就顺理成章的成了这套文集的名字。

自数年前编纂第一辑文集开始，他们年年不懈，至今已经出版了四辑。四辑书的作者大多是杭州读者非常熟悉的。我想，爱好在书海徜徉的不待翻开书页，光这带着花香诗韵的书名，就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就是一个阅读的亮点。

和此前一样，这第五辑文集的作者，有的是墨海耕耘数十年的作家，有的是近年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十人集合一块出书，便很有俊彦星聚英贤云集之妙。而且，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大家同得生活之源，共识以人为本，林林总总的十本书，虽然门类



有别,风采各异。但是,或昭示未来,或殷期后起,集在一起,蔚成洋洋大观,和前些年出版的四辑一样,既是全省作家创作队伍中最亮人眼目的方阵,更是杭州作家实力的再次展示。

这辑丛书展示之日,恰逢国庆 55 周年华诞,也逢一年一度闻香赏桂之时。国运昌隆文运日盛,文华霞蔚逸兴遄飞,欣然命笔之际,只求与读者同清眼目,共赏新书之乐。



目 录

主人	1
午夜的咖啡屋	38
苍蝇	44
我的表叔杜卡	58
换心记	70
谁比谁更聪明	80
周末	87
金脚链	100
青春梦回	109
千万别娶女诗人	117
铁窗	133
怪鸟	142
该死的钢琴	154
征服	160
丽妮	171
憋气	188
校花顾盼	199
尴尬的小说家	208
思想者的公园	219
诱惑与拯救	228
懒觉	233
虚惊	241
不醉翁	252



杀死妻子的呼噜	259
你在乎我什么	267
天平	276
后记	306



主 人

鲁建英匆匆走出办公楼，老远就瞧见三五成群聚集在大门口等候下班的女工。瞥瞥手表，离打铃还有一刻钟呢，就一棵棵柳树般立着招人现眼，唉，厂里真是乱了套啦。鲁建英眼尖，看见女工堆里有自己班组的叶梅和金淑芬，角落里还站着个提着空饭盒东眺西望的任小妹，心里便禁不住有点窝火。

纺织厂的铁栅栏不到下班钟点是不会开的，两个神气活现的保安在踱来踱去，谁也休想从他们眼皮底下溜出去，但叽叽喳喳的女工们似乎也不把这些毛头小伙子放在眼里，顾白搂肩拍背高声谈笑，有几个还趁机恶作剧似的使劲摇动铁栅栏。那扇铁栅栏已经锈迹斑斑了，被人一摇，声音吱吱呀呀就像一阵沉重的呻吟。它本该是套在纺织厂脖上的一条漂亮围巾，而现在谁也顾不上它，只能有失斯文地裸露出醒目的疤痕，一如铁门里面日显凋零萧飒的情景。

叶梅的个子要高出别的女工半个头，脸蛋漂亮身材也好，有人开玩笑说她不该在这该死的纺织厂呆着，要是到哪个时装表演队转转，说不定就把她当成俄罗斯来的名模。叶梅就笑一声，摆出一个武松打虎似的姿势，嚷嚷像不像，你们看像不像？大家被她逗得脑袋贴在腰上直喊肚子痛，说叶梅你不能开口，一开口就露出了真相。叶梅说，对，我就要真的，说着做出样子伸手要往那女工的胸脯抓，哪像你，连这儿都垫着个海绵的！

那女工慌忙躲开，夸张地嗔怪，叶梅要流氓！

众人又都哄笑，叶梅的笑声最响亮。好不容易止住了笑，叶



梅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年头也说不清楚了，没听说真的都是假的，假的才是真的？厂里那些老板，见到上面来的头头，点头哈腰像只虾米就差跟日本人那样哈伊哈伊，一转身见了我们，脸孔板得铜墙铁壁好像我们都是欠他多少债的杨白劳，这脸孔换来换去，累不累呀？

金淑芬说，叶梅倒真会作贱咱们主人翁。

主人翁？叶梅的眉毛扬了扬，主人空，空了！别说我们，就是厂里，也空了，吃的，喝的，拿的，骗的，还能留下什么？她转身问那胸脯垫海绵的女工，喂，你们车间怎么样？

还不是一样，女工说，一天的活儿两小时就做完了，闲着没事，打扑克搓麻将，再有就是发牢骚啦。

牢骚像弥漫在春天空气里的柳絮和花粉到处飞扬，说到这些，女工们的脸上蒙上了一层忧戚和迷茫。纺织厂处于半停产的状态，百分之八十的工人都在待岗，她们算是幸运的了，拿得到基本工资的全部，还偶尔能够领到数日少得可怜的奖金。纺织厂这艘航船漏了破了搁浅了，谁知道命运将会把她们带向何方？

金淑芬叹口气，工厂是要倒灶了。

要说倒灶，也是自己倒的，叶梅接腔道，去年穷得都揭不开锅底了，照样把办公楼造得像宫殿，连洗手间都镶着镜子，走道上都铺着大理石！汽车呢，撞一辆买一辆，越买越高级，比电视里外国元首坐的都气派！仓库里积压了多少东西啊，可销售科那帮人，一个个富得流油，全给那些个体老板牵线搭桥，大把大把钞票往口袋里抓啊！把我们工人当成瞎子了，哼，什么事情瞒得过我们？中央反腐败还抓了王宝森，我们厂里那些蛀虫，枪毙都不冤枉，却一个个逍遥着哩。

任小妹悄悄捅捅叶梅，工长来了。

叶梅头都没回，依然粗声粗气说，来了又怎么样？能把我的嘴巴缝牢？

说话间，鲁建英已走到她们跟前了，她拉了拉叶梅的胳膊，没下班你们怎么都站在这儿？让外面的人看西洋镜啊？吵吵嚷嚷



的，影响多不好！

要我们在车间里呆着，也容易，叶梅冷笑一声说，你每天准备三斤瓜子两袋话梅，最好再到办公楼搬只带卡拉 OK 的大彩电来，保证天天给你热热闹闹开联欢会！让我们也唱唱啊，度假村大宾馆没得去，在破车间里也 OKOK！

鲁建英板起脸，恨铁不成钢般说，叶梅，你怎么这样没觉悟！

轮得到我们觉悟吗，叶梅说，有谁听说哪个工人靠勤劳致富？现在这世界，觉悟的是那些投机钻营坑蒙拐骗的，钱包都鼓得撑破了！我们啊，也只能在织布机前走来走去，两万五千里长征不晓得走了几个来回！

越说越不像话了，鲁建英生气地说，你给我回去！

叶梅扭头往回走，是的，我是要回去，也不就只这条路！

叶梅此刻的嘴角又浮起一丝满不在乎的微笑，还学着男工的模样吹了声口哨，一下子就走远了，让鲁建英气得差点吐血。叶梅知道厂区东边有一堵围墙已经倒了半边，男工们都轻而易举地从那儿溜了出去。待看到那堵衰败的围墙，不知怎的，叶梅的心里又涌起一种苍凉的感觉。她毕竟只是普普通通的纺织女工，发不出多少深浓而无奈的喟叹，只觉得蓦然间像有无数条蚕儿在心底蠕动，酸酸的，痒痒的。别多想啦，她对自己说着，就使了使劲一下子翻过了围墙。回头她又恨恨地骂了一句：

破厂！

车间里暗下来了，织机无声地躺着，透出钢铁的冰凉。鲁建英走进车间，一时被昏暗的光线搅得有点眼花，用手扶了扶墙壁。

工长！有人喊。

鲁建英定睛看了看，是于红。

你怎么还没走？鲁建英问。

于红放下本书，站起来说，我在等下班铃响。

鲁建英有点感动，说，走吧，在这儿看书，要看坏眼睛的。突然她想起什么，问，何师傅呢，何师傅这几天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于红低了低头，她说住不惯医院，只想回家，还



说要到厂里来看看。

何师傅是于红的母亲，也是鲁建英的师傅，退休前年年都被市里评为劳模，腹部痛了年把了，可她说厂里困难，到医院一看病钱就像水一样哗哗流，不给公家添麻烦，硬是没去看。等到过了春节，实在痛得撑不住了，鲁建英叫上几个男工绑架一般把她绑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癌，而且到了晚期。对她把病情瞒得铁筒一般紧，七哄八哄才让她进了病房。于红的父亲死得早，何师傅就跟于红这个独养女儿相依为命，没想到她又摊上了这么个恶运。鲁建英想着就有点难过，想说的话哽在喉头，半晌，对于红说，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讲，医院里有没有什么好药？

于红摇摇头，不用了，工长，上回为了我妈住院费的事，你跟财务科的人吵得拍起桌子，我都晓得了。不为难厂里了，你也知道我妈的脾气。

何师傅真是个好人啊，鲁建英说，这么个老劳模，病成这样了还为医药费发愁，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刚才你说的事，千万别跟你妈讲，再说，拍次桌子还是让他们把钱掏出来了。

于红点点头，说，我晓得。

这时，鲁建英注意到于红身旁那本书的封面，有些惊讶地问，我还以为你读言情小说呢，是马克思的书？

于红不好意思起来，说，参加积极分子培训班，向党校老师借的，实话说，我还真看不太懂。

鲁建英说，于红啊于红，我真看不出来，去年厂里演讲比赛，你用了马克思的话，我还以为你是从哪张报纸上抄来的呢。

于红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工长，我的入党申请支部讨论过吗？

鲁建英说，厂里乱糟糟的，也好久没开支部会了，说句真心话，按我看，像你这样的人不能入党，谁能入党？

照理说，组织上的事，我也不好问，于红抬起头来望着鲁建英，但是我还是想早点入……入党。

鲁建英拍拍于红的肩膀，你放心，等我有空，会找书记商量



的。

于红有点结巴起来，可又透出一股执拗，我妈在世上的日子不长了，我就是想，就是想在我妈闭眼之前把党给入了，这是她顶大的心愿。她是快四十年的老党员啦，希望我什么都能比她强，老是说我像你那个年龄，已经在党啦，已经在市委礼堂披着劳模的大红花啦，市委书记还跟我握手呢。我何尝不想像我妈那样呢，说到这里于红停顿了片刻，声音也变得有点颤抖，现在厂里都快没活干了，不干活的工人怎么当得了劳动模范？

鲁建英一时无语，说，走吧，铃都响了好一会了。

她和于红并排从车间里走出来，对这个平日里少言寡语的姑娘又多看了一眼。这是一个单纯的姑娘，她想。也只有像何师傅这样的家庭才能培育出这样的姑娘。她喜欢单纯，这种单纯里蕴藏着责任、崇高和信仰，有什么不好呢？但现在的确很少有人去追求崇高了，当然也很少去在意这样的单纯。想起何师傅，想起自己，都是在这样的单纯里走过来的，鲁建英仿佛从身边的于红看到了她母亲和自己当年的影子，心里便有了一阵隐隐的激动。但生活也真是越来越复杂了，似乎与单纯闹着别扭，就是刚才叶梅的话，你能说它没有道理吗？

工长，你说我是不是有点背时呢？于红突然问。

鲁建英坚决地说，不，绝对不是的。但她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了，无言地又拍拍于红的肩膀，拍得很重。

厂门两边简直快变成农贸集市了，守着一个个摊位高声叫卖的都是纺织厂下岗的职工。一下子，世界变得嘈杂了，变得一地鸡毛的琐碎和平庸了。他们不顾脸面地和熟悉的工友讨价还价，两个男职工还扬着一捆青菜为几角钱争得面红耳赤。鲁建英走得快了些，她看见叶梅的丈夫小张老远就挥着手跟她们打招呼。

鲁建英走到小张跟前，笑着问，生意怎么样？

小张摇摇头，说，不太好，那么多摊子都挤在这儿，卖给谁？

小张也是下了岗的，厂里规定双职工有一个可以优先上班，小张便把机会让给了叶梅，自己蹬着三轮车贩卖海鲜。看他络繹



胡子满脸憔悴，便晓得这些日子他也活得不易。

鲁建英问，你不能到市场上卖去？

别提啦，我去过一次，小张苦笑着说，那儿有一帮地头蛇，就怕人家抢他们生意，把我的三轮车都掀翻了。

真是无法无天，鲁建英说。

小张说，鲁师傅，我家叶梅，脾气太倔了，少不了惹你生气。你海量海量，别跟她计较。谁都知道你是热水瓶外头冷里边热，心肠可好呢。其实，叶梅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还真有点像你哩。

鲁建英忙说，没事没事，小张你别放在心里。

小张抓起几大把虾塞进一只塑料口袋，递给鲁建英，说，刚进的，新鲜，鲁师傅，这也是我和叶梅的一点心意。

鲁建英接过来，笑道，我正想买虾呢，小张，那鲫鱼也给我来几条。

要得，要得，小张说着就往鱼筒里抓鱼，鱼儿活蹦乱跳地溅了他一身水，总算把那两条最大的捞了上来。

见鲁建英掏钱，小张急了，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的！

推来搡去了几个回合，鲁建英把鱼和虾往小张面前一搁，说，那好办，我上别的地方去买！趁小张愣了愣神，鲁建英扔下一张大钞票捡起鱼虾就走，小张在她身后急得跺脚，一个劲嚷，我怎么向叶梅交代，我怎么向叶梅交代？于红你快帮我把钱拿回去！

走出几步，鲁建英将鱼虾递给于红，明天厂休，给你妈做顿像样的饭菜。

于红忙推却，工长，这……

鲁建英说，别像小张那样推来挡去，我喜欢爽快。徒弟敬师傅，天经地义。她独自叹息了一声，师傅啊，我也没更多的东西好孝敬你！

于红还立在那里不知所措，鲁建英挥挥手走了，跟你妈说，这几天我抽空去看看她！

一辆摩托车驶到鲁建英跟前突然停住，一个青年摘下头盔，喊，鲁师傅，我正找你呢。



鲁建英一看是停薪留职的杨刚，手指上戴着亮闪闪的金戒指，口袋里露出一只大哥大，心中便又有点生气。这杨刚是她们车间的机修工，全厂有名的一只刺儿梨，打过架闹过事还偷过车间里的零件。一回跟车间主任闹翻了，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就往厕所的水池里按，在厂里混不下去了，干脆拍拍屁股去开了家摩托车行。没想到真让他一下子发起来了。杨刚虽然办了停薪留职的手续，但在纺织厂依然是个新闻人物，他时不时拿着个大哥大到厂区里神气活现来转悠，一副大老板的模样让女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朝他多看几眼，也惹得男工们啧啧羡慕。听说有一次他见厂长在市里有名的大酒店宴请主管局的头头，也立马呼了一帮哥们在同一间大包厢里开起一桌，打擂台似的叫更好的菜，上更贵的酒，还端着酒杯给厂长敬酒，说出不阴不阳的话，气得厂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可当着头儿的面又不能发火。鲁建英好久没看见杨刚了，但杨刚的故事却常常在车间女工的嘴里不断流传。找我？找我有何事？鲁建英说着并没停住脚步，心里想，你也想在我面前摆摆阔吗，看错人了，我可不吃你那一套！

杨刚跟土来，说，我想问你件事，听说纺织厂要破产了？

鲁建英一愣，随即说得有点冷淡，破产了更好，你那每年几千块钱也用不着交了。

杨刚像受了委屈似的，推着摩托车跟住鲁建英解释，鲁师傅，我倒不是在乎那点钱，我也还是厂里的人啊，是你手下的兵啊，我也总想厂里好好的。

厂子一下子倒不了的，鲁建英见他说得有些真诚，便朝他笑笑，道，那么大个厂，会撑住的。

杨刚说，那就好，那就好。

鲁建英看见宿舍楼了，她家离厂区近，用不着几分钟就能走到。短短的一段路，今天她却走得有点累。她吁了口气，抬头看看，太阳已经钻进西边厚厚的云霞里去了，一阵风吹来，她感到了初春的寒意。

老吕把饭做好了，等着鲁建英回家。今天是周末，儿子学校



放假，也回来了，翘着腿在玩游戏机，见了鲁建英喊了声妈，又补上一句，你倒还是那么积极。

鲁建英问，课跟得上吗？

儿子一笑，说，妈，你这话说得就有点不晓得形势。现在的大学生，哪一个不是轻轻松松跟闹着玩似的？及格万岁，成绩好了也没意思，学校又不包分配，有了好爹娘就有了一切。图书馆冷冷清清的，倒是校园门口的大马路上逛来逛去的都是人，我们寝室里，除了我，每人胳膊上都吊着个女同学。到了快考试了，临时抱抱佛脚就行了，考场上大家都挤到一块像连体婴儿，你抄我我抄你，反正监考的老师也睁只眼闭只眼。

你可不能那样马马虎虎，供你上大学不容易，鲁建英说，咱们家也就出了你这么个大学生，要争气。还有，这几年，你可别谈什么女朋友，给我好好读书。

儿子边摁游戏机边说，说真的，班上的那些女生我还看不上眼，一个个都跟丑八怪似的，要是看上漂亮的，谁也拦我不住。妈，你们车间有几个姑娘倒长得像那么回事，只可惜是个女工。

女工怎么啦？鲁建英说，你妈不也是一个女工？

所以，儿子说着扮了个鬼脸，也就像爸这样的男人才肯娶你。

当年，要不是他在我屁股后面追得紧，追得我都烦了，我才不会嫁给他呢。鲁建英转身问，老吕，你说是不是？

老吕笑着点头，说，是的是的，你妈当年在厂里也算得上一枝花了，咦，你们娘儿俩朝我东一枪西一炮的，好像我真是世界上最没出息的家伙了。

儿子说，你是没出息，要不然也不至于快五十了还没混上个处长。我可靠不牢你罗。

老吕说，所以呀，你更得自己闯天下。吃饭吃饭，我的肚子还真饿啦。

家庭里的气氛历来是融洽的，这一点鲁建英心里挺满意，有时候还真有那么一点自豪感。老吕在市府机关工作，是个说清闲也清闲说忙碌也忙碌的衙门，奔到这个年龄，也没多大指望了，开



个会蹭餐饭拿个纪念品，这种事儿倒还轮得着他，可要说权力，芝麻大的事情也拍不了板，主任后面却挂着个干事，说到底还是个跑腿的。多少人都上去了，从前同一个办公室坐着的老孙还混了个正局级，可老吕的位置像棵死树一挪都没挪。老吕也想开了，借口自己坐骨神经痛，每天提早回来买菜烧饭，给当工段长的鲁建英减轻压力，维护家庭的安定团结，往好里说还是为国有企业作点间接的贡献。老吕的脾气从前就好，在机关里滚磨了好几十年，更修炼得跟弥勒佛似的。吃饭的时候，老吕说起单位里分房的事，同事们争得翻天覆地，这回地段好，在市中心，谁都知道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儿子就问，这次轮得到你吗？

老吕说，按职务打分的，我排在末尾，看来没啥希望了。

儿子说，这种两室一厅的房子住到现在，也只有你了，你们真打算在这里闹一辈子革命？

够住了就行，鲁建英边扒饭边说，离厂里也近，方便。比比我们车间的职工，还算不错了，好几个都还在破旧的平房里四世同堂。

儿子揶揄，妈你怎么老是忆苦思甜？怎么不跟那些大官大款比比？他们住的是什么？别墅！要不也是五室两厅什么的，我去过一个同学家，他爸是市里的头头，那会客室大得能开舞会。这还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呢？人家都说，有了权，日日夜夜搞腐败，有了钱，走遍天下都不怕。嗨，现在这社会！

怎么到处都是牢骚啊，鲁建英拿眼瞟瞟儿子，有钱的没钱的，有权的没权的，都在发牢骚！

老吕说，这也是进步，要是放在从前，谁敢这么大声地说东道西啊？

鲁建英说，发牢骚也解决不了问题呀，能把工厂发好还是把国家发好？

儿子说，妈你也太忧国忧民啦，别看你当着个什么工段长，自己也是个平头百姓！

鲁建英便无话，一时间饭桌上竟有点沉默。老吕突然想起什